第十九回 匡超人幸得良朋 潘自业横遭祸黄评：潘三不良，然于匡二则良朋也　黄评：自作孽也，凡读书，俱要如此。岂特《西游》一记已也！】。

话说匡超人睡在楼上，听见有客来拜，慌忙穿衣起来下楼，见一个人坐在楼下，头戴吏巾，身穿元缎直裰，脚下虾蟆头厚底皂靴，黄胡子，高颧骨，黄黑面皮，一双直眼天二评：如画。黄评：直眼二字，画出一个不安本分人。那人见匡超人下来，便问道：“此位是匡二相公么？”匡超人道：“贱姓匡，请问尊客贵姓？”那人道：“在下姓潘，前日看见家兄书子，说你二相公来省。”匡超人道：“原来就是潘三哥。”慌忙作揖行礼，请到楼上坐下。潘三道：“那日二相公赐顾，我不在家。前日返舍，看见家兄的书信，极赞二相公为人聪明，又行过多少好事天二评：口角宛然。黄评：不曰行孝，而曰行“好事”，此辈岂知孝为何物。着实可敬。”匡超人道：“小弟来省，特地投奔三哥，不想公出。今日会见，欢喜之极。”说罢，自己下去拿茶；又托书店买了两盘点心，拿上楼来。潘三正在那里看斗方，看见点心到了，说道：“哎呀！这做甚么？”接茶在手，指着壁上道：“二相公，你到省里来，和这些人相与做甚么？齐评：劈头一棒。匡超人问是怎的。潘三道：“这一班人是有名的呆子黄评：一班名士只“呆子”二字抹杀。这姓景的开头巾店，本来有两千银子的本钱，一顿诗做的精光天二评：自然穷而后工。黄评：可谓“诗穷”。他每日在店里，手里拿着一个刷子刷头巾，口里还哼的是‘清明时节雨纷纷’，把那买头巾的和店邻看了都笑无名氏[石史？]评：归安钱�]仙太史�k配翁相国女，酷嗜咏诗，太史呼之为景兰江，惘然不知何时人。乃问之篪仙之妇，亦不知。以问篪仙，篪仙与《外史》，乃恍然。适纶仙自外至，指之曰鲁小姐。伦仙知其已见《外史》矣，笑曰：「吾安得及鲁小姐，特隋岑庵一流人耳。」人皆谓纶仙狂。今如此言，则自知甚明。闺房雅谑，足为�《外史》者增一笑。而今折了本钱，只借这做诗为由，遇着人就借银子，人听见他都怕齐评：此与怕赵雪斋又不同。那一个姓支的是盐务里一个巡商，我来家在衙门里听见说，不多几日，他吃醉了，在街上吟诗，被府里二太爷一条链子锁去，把巡商都革了天二评：补笔。将来只好穷的淌屎！二相公，你在客边要做些有想头的事[[1]](#footnote-1)黄评：“想”字要改“杀”字。这样人同他混缠做甚么？”当下吃了两个点心，便丢下，说道：“这点心吃他做甚么，我和你到街上去吃饭。黄评：是慷慨人行径。叫匡超人锁了门，同到街上司门口一个饭店里。潘三叫切一只整鸭，脍一卖海参杂脍，又是一大盘白肉，都拿上来，饭店里见是潘三爷，屁滚尿流，鸭和肉都捡上好的极肥的切来；海参杂脍，加味用作料天二评：此又针对上文游西湖之酸。两人先斟两壶酒。酒罢用饭，剩下的就给了店里人。出来也不算帐，只吩咐得一声：“是我的。”那店主人忙拱手道：“三爷请便，小店知道。黄评：写潘三名声之大，只此可见。

走出店门，潘三道：“二相公，你而今往那去？”匡超人道：“正要到三哥府上。”潘三道：“也罢，到我家去坐坐。”同着一直走到一个巷内，一带青墙，两扇半截板门，又是两扇重门黄评：是书办家。进到厅上，一伙人在那里围着一张桌子赌钱，潘三骂道：“你这一班狗才，无事便在我这里胡闹！黄评：平日常赌可知。众人道：“知道三老爹到家几日了，送几个头钱来与老爹接风。”潘三道：“我那里要你甚么头钱接风！”又道：“也罢，我有个朋友在此，你们弄出几个钱来热闹热闹。”匡超人要同他施礼。他拦住道：“方才见过罢了，又作揖怎的？你且坐着。天二评：潘三爽快却亦可爱。当下走了进去，拿出两千钱来，向众人说道：“兄弟们，这个是匡二相公的两千钱，放与你们，今日打的头钱都是他的。”向匡超人道：“二相公，你在这里坐着，看着这一个管子。这管子满了，你就倒出来收了，让他们再丢。黄评：直将匡二看作小儿一般。便拉一把椅子叫匡超人坐着，他也在傍边看。

看了一会，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请潘三爷说话。潘三出去看时，原来是开赌场的王老六。潘三道：“老六，久不见你！寻我怎的？”老六道：“请三爷在外边说话。”潘三同他走了出来，一个僻静茶室里坐下。王老六道：“如今有一件事，可以发个小财，一径来和三爷商议。”潘三问是何事。老六道：“昨日钱塘县衙门里快手拿着一班光棍在茅家铺轮奸，奸的是乐清县大户人家逃出来的一个使女，叫做荷花。这班光棍正奸得好，被快手拾着了，来报了官。县里王太爷把光棍每人打几十板子放了天二评：轮奸何罪，只打几十板子放了，真是慈祥父母！。出了差，将这荷花解回乐清去。我这乡下有个财主，姓胡，他看上了这个丫头，商量若想个方法瞒的下这个丫头来，情愿出几百银子买他。这事可有个主意？”潘三道：“差人是那个？”王老六道：“是黄球。”潘三道：“黄球可曾自己解去？”王老六道：“不曾去，是两个副差去的。”潘三道：“几时去的？”王老六道：“去了一日了。”潘三道：“黄球可知道胡家这事？”王老六道：“怎么不知道，他也想在这里面发几个钱的财，只是没有方法。”潘三道：“这也不难，你去约黄球来当面商议。”那人应诺去了。

潘三独自坐着吃茶，只见又是一个人，慌慌张张的走了进来，说道：“三老爹！我那里不寻你，原来独自坐在这里吃茶！”潘三道：“你寻我做甚么？”那人道：“这离城四十里外，有个乡里人施美卿卖弟媳妇与黄祥甫，银子都兑了，弟媳妇要守节，不肯嫁。施美卿同媒人商议着要抢。媒人说：‘我不认得你家弟媳妇，你须是说出个记认。’施美卿说：‘每日清早上是我弟媳妇出来屋后抱柴，你明日众人伏在那里，遇着就抢罢了。’众人依计而行，到第二日抢了家去。不想那一日早，弟媳妇不曾出来，是他乃眷抱柴，众人就抢了去天二评：妙哉，天网恢恢。当浮一大白。隔着三四十里路，已是睡了一晚黄评：天报天报。施美卿来要讨他的老婆，这里不肯。施美卿告了状。如今那边要诉，却因讲亲的时节，不曾写个婚书，没有凭据，而今要写一个，乡里人不在行，来同老爹商议。还有这衙门里事，都托老爹料理，有几两银子送作使费。”潘三道：“这是甚么要紧的事，也这般大惊小怪天二评：看他目无难题。黄评：名节事同儿戏。你且坐着，我等黄头说话哩。”

须臾，王老六同黄球来到。黄球见了那人道：“原来郝老二也在这里。”潘三道：“不相干，他是说别的话。”因同黄球另在一张桌子上坐下。王老六同郝老二又在一桌。黄球道：“方才这件事，三老爹是怎个施为？”潘三道：“他出多少银子？”黄球道：“胡家说，只要得这丫头荷花，他连使费一总干净，出二百两银子。”潘三道：“你想赚他多少？”黄球道：“只要三老爹把这事办的妥当，我是好处，多寡分几两银子罢了，难道我还同你老人家争。”潘三道：“既如此，罢了。我家现住着一位乐清县的相公黄评：巧。他和乐清县的太爷最好，我托他去人情上弄一张回批来天二评：成竹在胸，且不说真话。只说荷花已经解到，交与本人领去了。我这里再托人向本县弄出一个朱签[[2]](#footnote-2)来，到路上将荷花赶回，把与胡家天二评：舞文弄法，作奸犯科，在潘三只是行所无事，不须用心。这个方法何如？”黄球道：“这好的很了。只是事不宜迟，老爹就要去办。”潘三道：“今日就有朱签，你叫他把银子作速取来。”黄球应诺，同王老六去了。潘三叫郝老二：“跟我家去。”

当下两人来家，赌钱的还不曾散。潘三看着赌完了，送了众人出去，留下匡超人来道：“二相公，你住在此，我和你说话。”当下留在后面楼上，起了一个婚书稿，叫匡超人写了，把与郝老二看，叫他明日拿银子来取。打发郝二去了。吃了晚饭，点起灯来，念着回批，叫匡超人写了。家里有的是豆腐干刻的假印，取来用上黄评：色色现成，可见习为惯常。又取出朱笔，叫匡超人写了一个赶回文书的朱签。办毕，拿出酒来对饮，向匡超人道：“像这都是有些想头的事，也不枉费一番精神，和那些呆瘟缠甚么！齐评：匡超人此时又学了乖。黄评：所以“想”字要改“杀”字。和“呆瘟缠”或者不至杀头。是夜，留他睡下。次早，两处都送了银子来，潘三收进去，随即拿二十两银子递与匡超人，叫他带在寓处做盘费。匡超人欢喜接了，遇便人也带些家去与哥添本钱。书坊各店也有些文章请他选。潘三一切事都带着他分几两银子，身上渐渐光鲜；果然听了潘三的话，和那边的名士来往稀少。

不觉住了将及两年天二评：曾否回去看看老娘？黄评：其母久不闻唤娘声矣。一日，潘三走来道：“二相公，好几日不会，同你往街上吃三杯。”匡超人锁了楼门，同走上街。才走得几步，只见潘家一个小厮寻来了说：“有客在家里等三爷说话。”潘三道：“二相公，你就同我家去。”当下同他到家，请匡超人在里间小客座里坐下。潘三同那人在外边，潘三道：“李四哥，许久不见。一向在那里？”李四道：“我一向在学道衙门前。今有一件事，回来商议，怕三爷不在家；而今会着三爷，这事不愁不妥了。”潘三道：“你又甚么事捣鬼话？同你共事，你是‘马蹄刀瓢里切菜，滴水也不漏’齐评：世上此等人最多。总不肯放出钱来。”李四道：“这事是有钱的。”潘三道：“你且说是甚么事。”李四道：“目今宗师按临绍兴了，有个金东崖在部里做了几年衙门黄评：借金东崖联络前文。挣起几个钱来，而今想儿子进学。他儿子叫做金跃，却是一字不通的，考期在即，要寻一个替身。这位学道的关防又严，须是想出一个新法子来齐评：恁你关防严，又有新法子。这事所以要和三爷商议。”潘三道：“他愿出多少银子？”李四道：“绍兴的秀才，足足值一千两一个黄评：秀才有价钱，却是何人评定？。他如今走小路，一半也要他五百两。只是眼下且难得这一个替考的人。又必定是怎样装一个何等样的人进去？那替考的笔资多少？衙门里使费共是多少？剩下的你我怎样一个分法？”潘三道：“通共五百两银子，你还想在这里头分一个分子，这事就不必讲了。你只好在他那边得些谢礼，这里你不必想。”李四道：“三爷，就依你说也罢了天二评：盖愿出不止于五百，故一说便合口。到底是怎个做法？”潘三道：“你总不要管，替考的人也在我天二评：成竹在胸。黄评：又巧合。衙门里打点也在我，你只叫他把五百两银子兑出来，封在当铺里，另外拿三十两银子给我做盘费，我总包他一个秀才。若不得进学，五百两一丝也不动。可妥当么？”李四道：“这没的说了。”当下说定，约着日子来封银子。潘三送了李四出去，回来向匡超人说道：“二相公，这个事用的着你了。”匡超人道：“我方才听见的。用着我，只好替考。但是我还是坐在外面做了文章传递，还是竟进去替他考？若要进去替他考，我竟没有这样的胆子。”潘三道：“不妨，有我哩！我怎肯害你黄评：的确害了他。且等他封了银子来，我少不得同你往绍兴去。”当晚别了回寓。

过了几日，潘三果然来搬了行李同行，过了钱塘江，一直来到绍兴府，在学道门口寻了一个僻静巷子寓所住下。次日，李四带了那童生来会一会。潘三打听得宗师挂牌考会稽了，三更时分，带了匡超人，悄悄同到班房门口。拿出一顶高黑帽，一件青布衣服，一条红搭包来，叫他除了方巾黄评：方巾而高帽矣。脱了衣裳，就将这一套行头穿上。附耳低言：“如此如此，不可有误。”把他送在班房，潘三拿着衣帽去了。交过五鼓，学道三炮升堂，超人手执水火棍[[3]](#footnote-3)黄评：秀才手执水火棍。跟了一班军牢夜役，吆喝了进去，排班站在二门口齐评：好孝子好名士，竟会如此，真是通才。学道出来点名，点到童生金跃，匡超人递个眼色与他，那童生是照会定了的，便不归号，悄悄站在黑影里。匡超人就退下几步，到那童生跟前，躲在人背后，把帽子除下来与童生戴着黄评：童生而高帽矣。衣服也彼此换过来天二评：匡二乖巧，居然老练。那童生执了水火棍，站在那里。匡超人捧卷归号黄评：秀才又变为童生矣。做了文章，放到三四牌才交卷出去，回到下处，神鬼也不知觉。发案时候，这金跃高高进了。

潘三同他回家，拿二百两银子以为笔资。潘三道：“二相公，你如今得了这一注横财，这就不要花费了，做些正经事。”匡超人道：“甚么正经事？”潘三道：“你现今服也满了，还不曾娶个亲事黄评：娶亲是乃父遗言，久已忘之矣，犹问人做甚么正经事。我有一个朋友，姓郑，在抚院大人衙门里。这郑老爹是个忠厚不过的人，父子都当衙门[[4]](#footnote-4)。他有第三个女儿，托我替他做个媒，我一向也想着你，年貌也相当。一向因你没钱，我就不曾认真的替你说；如今只要你情愿，我一说就是妥的，你且落得招在他家。一切行财下礼的费用，我还另外帮你些。”匡超人道：“这是三哥极相爱的事，我有甚么不情愿天二评：也不必告禀老娘了。黄评：并不问其为抚差矣。只是现有这银子在此，为甚又要你费钱？黄评：天良尚未全泯。潘三道：“你不晓得，你这丈人家浅房窄屋的，招进去，料想也不久，要留些银子自己寻两间房子；将来添一个人吃饭，又要生男育女，却比不得在客边了。我和你是一个人，再帮你几两银子，分甚么彼此？你将来发达了，愁为不着我的情也怎的[[5]](#footnote-5)？齐评：反照后文。黄评：可谓爱子之甚矣，且以将来之报德望之，是犹以人待匡二也。匡超人着实感激。潘三果然去和郑老爹说，取了庚帖来，只问匡超人要了十二两银子去换几件首饰，做四件衣服，过了礼去，择定十月十五日入赘。

到了那日，潘三备了几碗菜，请他来吃早饭。吃着，向他说道：“二相公，我是媒人，我今日送你过去。这一席子酒就算你请媒的了。”匡超人听了也笑。吃过，叫匡超人洗了澡，里里外外都换了一身新衣服，头上新方巾，脚下新靴，潘三又拿出一件新宝蓝缎直裰与他穿上黄评：不啻父母之爱子，必如此写愈见匡二之非人。吉时已到，叫两乘轿子，两人坐了。轿前一对灯笼，竟来入赘。郑老爹家住在巡抚衙门傍一个小巷内，一间门面，到底三间。那日新郎到门，那里把门关了，潘三拿出二百钱来做开门钱，然后开了门。郑老爹迎了出来，翁婿一见，才晓得就是那年回去同船之人黄评：又借此联络前文。这一番结亲真是夙因。当下匡超人拜了丈人，又进去拜了丈母。阿舅都平磕了头。郑家设席管待，潘三吃了一会，辞别去了。郑家把匡超人请进新房，见新娘端端正正，好个相貌，满心欢喜黄评：此间乐，不闻唤娘声矣。合卺成亲，不必细说。次早，潘三又送了一席酒来与他谢亲。郑家请了潘三来陪，吃了一日。

荏苒满月，郑家屋小，不便居住。潘三替他在书店左近典了四间屋，价银四十两，又买了些桌椅家伙之类，搬了进去。请请邻居，买两石米，所存的这项银子，已是一空。还亏事事都是潘三帮衬，办的便宜；又还亏书店寻着选了两部文章，有几两选金，又有样书，卖了些将就度日。到得一年有馀，生了一个女儿，夫妻相得黄评：夫妻相得，母子不相见。

一日，正在门首闲站，忽见一个青衣大帽的人一路问来，问到跟前，说道：“这里可是乐清匡相公家？”匡超人道：“正是。台驾那里来的？”那人道：“我是给事中李老爷差往浙江，有书带与匡相公。”匡超人听见这话，忙请那人进到客位坐下。取书出来看了，才知就是他老师因被参发审，审的参款都是虚情，依旧复任。未及数月，行取[[6]](#footnote-6)进京，授了给事中天二评：补叙。这番寄书来约这门生进京，要照看他黄评：他偏有许多遇合，而爱之适所以害之。匡超人留来人酒饭，写了禀启，说：“蒙老师呼唤，不日整理行装，即来趋教。”打发去了。随即接了他哥匡大的书子，说宗师按临温州，齐集的牌已到，叫他回来应考，匡超人不敢怠慢，向浑家说了，一面接丈母来做伴。他便收拾行装，去应岁考。考过，宗师着实称赞，取在一等第一；又把他题了优行黄评：高黑帽题优行矣。贡入太学肄业。他欢喜谢了宗师。宗师起马，送过，依旧回省黄评：并不回家，可恶。和潘三商议，要回乐清乡里去挂匾，竖旗杆。到织锦店里织了三件补服黄评：补服，究系何官耶？已相习成风，无人见怪矣。自己一件，母亲一件，妻子一件天二评：太早否。制备停当，正在各书店里约了一个会，每店三两，各家又另外送了贺礼。

正要择日回家黄评：要回家者，不过为�`吓乡里起见，并非有思亲之念。那日景兰江走来候候，就邀在酒店里吃酒。吃酒中间，匡超人告诉他这些话，景兰江着实羡了一回。落后讲到潘三身上来，景兰江道：“你不晓得么？”匡超人道：“甚么事？我不晓得。”景兰江道：“潘三昨晚拿了，已是下在监里。齐评：劈头一棒与前相应。匡超人大惊道：“那有此事！我昨日午间才会着他，怎么就拿了？”景兰江道：“千真万确的事。不然，我也不知道。我有一个舍亲在县里当刑房，今早是舍亲小生日，我在那里祝寿，满座的人都讲这话，我所以听见。竟是抚台访牌下来，县尊刻不敢缓，三更天出差去拿，还恐怕他走了，将前后门都围起来，登时拿到。县尊也不曾问甚么，只把访的款单[[7]](#footnote-7)掼了下来，把与他看，他看了也没的辩，只朝上磕了几个头，就送在监里去了。才走得几步，到了堂口，县尊叫差人回来，吩咐寄内号，同大盗在一处。这人此后苦了。你若不信，我同你到舍亲家去看看款单。”匡超人道：“这个好极，费先生的心，引我去看一看访的是些甚么事。齐评：心虚之极。当下两人会了帐，出酒店，一直走到刑房家。

那刑房姓蒋，家里还有些客坐着，见两人来，请在书房坐下，问其来意。景兰江说：“这敝友要借县里昨晚拿的潘三那人款单看看。”刑房拿出款单来，这单就粘在访牌上。那访牌上写道：

访得潘自业（即潘三）本市井奸棍，借藩司衙门隐占身体[[8]](#footnote-8)，把持官府，包揽词讼，广放私债，毒害良民，无所不为。如此恶棍，岂可一刻容留于光天化日之下！为此，牌仰该县，即将本犯拿获，严审究报，以便按律治罪。毋违。火速！火速！

那款单上开着十几款：一、包揽欺隐钱粮若干两；一、私和人命几案；一、短截本县印文及私动朱笔一案；一、假雕印信若干颗；一、拐带人口几案；一、重利剥民，威逼平人身死几案；一、勾串提学衙门，买嘱枪手[[9]](#footnote-9)代考几案；……不能细述黄评：访案虚实兼写。匡超人不看便罢，看了这款单，不觉飕的一声，魂从顶门出去了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师生有情意，再缔丝萝；朋友各分张，难言兰臭。毕竟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1. 有想头的事——有指望，有利益的事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朱签——官厅委办紧要事件临时发给的文书。本用竹片写，后改用纸，签上有些字句，照例要用朱笔在上面加圈，所以叫“朱签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水火棍——差人拿的上黑下红、上圆下略扁的木棍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当衙门——指在衙门里当差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愁为（wèi）不着我的情也怎的？——难道还愁你酬报不了我的情吗？“为”，用在这里是酬报、酬谢的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行取——明、清时的一种官员铨转制度：将个别熟悉民间利病的州、县官提拔进京，使转仕六部给事中或各道御史（有时转部属），以充实科、道机构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款单——分条列举犯罪事实的单子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隐占身体——把身体隐藏在内，就是潜伏的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)
9. 枪手——科举时，冒名代考，叫做“枪替”，代考的人叫做“枪手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)